



主编 韩忠良 祝 勇

布老虎散文

春之卷

【2004】

在火焰中舞蹈，在幸福中烂掉·周雨霏／文学的真音·周涛／以大陆的力量·刘烨园／崔健时代与张楚时代·魏微／山上宁静的积雪，多么令我神往！·李敬泽／北上蒙古国·龙冬／一九八二故事·李辉／语录歌·刘嘉陵

春风文艺出版社

90135932



主编 韩忠良 祝勇

布老虎 散文

【2004】
春之卷

春风文艺出版社



90135932

68041/05

© 韩忠良 祝 勇 200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布老虎散文. 春之卷/韩忠良, 祝勇主编.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4. 1

ISBN 7-5313-2681-7

I. 布… II. ①韩… ②祝… III. 散文—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5015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285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春风社主页: www.chinachunfeng.net

选题策划部: xuanti.chinachunfeng.net

大连天正华延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幅面尺寸: 170mm × 228mm	印张: 14.5 插页: 2
字数: 200 千字	印数: 1—12 000 册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臧永清 施凌飞	责任校对: 白 光
封面设计: 张志伟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定价: 24.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 陈光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新散文家	在火焰中舞蹈，在幸福中烂掉→ 周雨霏/001
	文学的真音→ 周 涛/030
阅读经验	以大陆的力量→ 刘烨园/032
思想空间	声音研究→ 狄 马/053
视听手记	崔健时代与张楚时代→ 魏 微/075
	电视纵横谈→ 庞 培/083
读书看碟	爱情的终结→ 止 庵/086
生活场景	泡吧→ 程 青/094
	WHO AM I.....→ 李小萌/100

目 录

人文地理	山上宁静的积雪，多么令我神往!→ 李敬泽/104
	三百年的圣彼得堡→ 彭 程/120
	北上蒙古国→ 龙 冬/147
记忆刻度	一九八二故事→ 李 辉/165
	语录歌→ 刘嘉陵/175
自言自语	平民的圣餐→ 胡廷武/188
旧时人物	从先进模范到乱臣贼子→ 张宏杰/194
编余琐记	编余琐记→ 祝 勇/229

在火焰中舞蹈，在幸福中烂掉

周雨霏

飘扬的三色旗

又一次从亮马大厦玻璃的大门内走出来，北京的七月像极了一盆煮沸的重庆火锅，我想总会有那么一天，我会烂在一种幸福的绝望中。

七月的天空，阳光让人无地自容。

柳树永远是绿的，靠着亮马河绝对中国特色的死水滋养着，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作沉思状与四十三摄氏度的寂静在暗中较劲，就像不明白自己为何揣着舌头的小样，那六个从新疆来的烈日和沙石的孩子，吴吞的声音永远夹杂着浓重的西北口音，像是从天山山脉卷过来的风。

一群群的人奔走在东三环北路，讨饭的讨债的，卖唱的卖笑的，白领子蓝领子，天使和强奸犯，愤世嫉俗的摇滚青年，投机倒把的外地商贩，还有像我一样无所事事的人。

我迎着下午刁钻的阳光艰难地抬起头，我想到我的表情一定像极了贾樟珂式的土豆进城，Hard rock(硬石餐厅)，萨拉博尔。German Centre(德意志工商中心)，新时代的殖民地。其实德国离我们很遥远，它在无法企及的世界的另一头窃笑。

每天我都得脱掉自己的破牛仔裤和运动鞋，拎着LV的手袋摇摇晃晃地来到这个地方做兼职，一个被简称为APS的地方，一个被斥为极

其没有效率的组织，一个被无数次的投诉过但运营至今的官方机构，德国使馆留德人员审核部。

我的任务是把所有已在德国的申请留学人员的资料输入计算机的数据库，并电话通知材料不全的申请者及时将所缺材料邮寄或传真至审核部。每天五个小时的工作量对于我这样为期末考试和无数论文忙得焦头烂额的学生来说绝对是个负担，但毕竟自己也要通过这个机构审核送签。中国人的理论“混个脸熟”并非谬论，于是在五月的某一天当我看到 APS 的招聘广告时，便决定要来。我把一向蓬乱扎眼的黄头发梳成一副很白领的样子，摘掉为数过多的耳环，拖着没有鞋带的高跟鞋和一点莱比锡口音的流利德语轻松通过了面试，开始了在这里的工作。

审核部的负责人是个五十多岁，爱听摇滚乐的德国老太太。她每天都在加班的时候听 The Cranberries(卡百利乐队)的歌。我们和欧洲的差距还是有的，毕竟像我这样热爱摇滚乐的孩子在五十多岁中国老太太的眼里还被看做是另类。

我沿着东三环北路往团结湖的方向走。《视觉 21》上说，这里是这个城市最国际化的地区。也许是的。路的西边是戒备森严的三里屯使馆区，树影婆娑，落英缤纷，谦卑善良的中国人长于礼遇远方的使节，倒让故国皇城岌岌可危。路的东边是长城饭店，凯宾斯基，德国航空公司经营的燕莎购物中心，纯正的德国啤酒园和通向国门的机场高速路。

气宇轩昂的加长林肯们扛着红色的“使”牌号不可一世；“京 A”的奔驰别克载着阴谋无声地驶过三环路；小资们夹着公文包打车上下班，他们从不跟的哥说话；自诩为城市贫民的学生穿着 Hip - Hop 的大肥裤子和 Nike 最新款的篮球鞋，听着 MP3 中周杰伦的节奏蓝调悠然地等待着巴士；好一副城市众生相。而过街天桥上做假证件的，卖盗版光盘的，低级妓女的老鸨们，却让人疑惑：这个城市，是怎么在大钟寺菜农的叫卖声中，在桑塔纳马自达致命的尾气中偷偷摸摸地蹭进二十一世

纪的？

文化学导论课的讲义上说，感知是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元素。WTO来了，满世界出现了无数的CBD中央商务区。城市开始修轻轨了，广告上说我们超英赶美了。我走到长虹桥底下的路口，冷眼相对着对面光鲜气派的兆龙饭店，太平洋百货和那个著名的卖春场，赌气似的忽然很不舒服。它是很多人眼中的城市夜生活的标签，它意味着时尚，前卫，解放，以及之类的什么杂七杂八的其他词汇，当然，是对他们来说。

电车和摩托从我的面前驶过，如果我是从这大陆的那一头远道而来的蓝眼睛，那么这一切会如何反映在我习惯了奶油和沙拉的大脑？我无数次地试着拉远镜头，装作陌生地观察这存在，熟悉的像呼吸一样的存在。我无数次地失败了，除了今天。

刚才我把一份矛盾重重漏洞百出的材料交给APS的负责人的时候，她正在看德国《镜报》。我正要解释该材料的不合理，她抬起头，灰色的眼睛直视我黄色的脸，目光中充满了德国人太过坦率太过冷漠的民族性，毫不客气地对我说，“麻烦您给我五分钟时间的安静，我要看报纸”，我点头关上门出去，注意到她用的居然是您。五分钟之后她依然笑容满面地跟我讨论关于材料的问题。后来我知道了并不是她对我不屑一顾或对华人有偏见，而是，他们本身已习惯了直白，尖锐得像匕首一般的直白。

无所谓礼貌与否，我们对礼仪的定义本不同，我们的游戏规则不同。在那间充满了日耳曼味道的办公室里，我必须暂时收藏起中国人的含蓄内敛，潜台词，委婉的暗示和那个叫做“面子”的没法翻译的词，无比困难地尝试着更率直一点，更无所顾忌一点，更德国一点。

我依然站在路口东张西望，试着用一抹残存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眼光打量神秘古国的六百年皇城。过滤了炫目迷离的灯火和纸醉金迷的人们，过滤了异国的香水味，一掷千金的奢靡，及灯红酒绿下的欲望和冲

动，我突然看到了苟延残喘的巴格达，天方夜谭的家乡。蓝眼睛里的我们的城市，也许破败荒蛮，正像我们通过媒体认识的巴格达。

天黑了。

山的那一边

我的二〇〇二年是茫然的，惶惑的，无色无味的。它是那样的温软和乏味，我既不能对着它挥拳跺脚，也不能欣然接受，它就像是一块掉在了灰里的豆腐。它总是对着人无比丑陋地媚笑着，它是个善良的村姑。我落在它温柔的陷阱里面，像陷在一汪甜腻腻的沼泽中，百般无奈却动弹不得。

学校的生活像一张张等待复印的白纸。宿舍的窗外有一棵树，不知道是什么树。我仅有的乐趣之一，便是懒洋洋地歪在床上，透过层层叠叠的黄色的树叶看秋天的风。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别的乐趣，比如星期五早晨的视听说课，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专题的最新相关报道及起源分析，青少年文化，欧洲媒体运作，时装和广告，极限运动，等等。

这个星期五的话题是电影。一部中国留学生在法国攒的个人制作，看得出来这片子很有些年代了，因为丛姗在里面露了露她年轻时的脸。

主人公是一个刚去法国的中国留学生，他不会讲法语，在整场中他也没有台词。他穿着文革结束初期土得掉渣的中山装，脸上挂着中国农民式的呆滞表情，背景是黑白的巴黎城景。

他没有目的地在巴黎的大街上走，诚惶诚恐的，胆怯的，谦卑的。他看到了地铁里的无赖，街边借火的少女，流浪的艺术家，汉堡店的主顾。他们说话，唱歌，他们询问，浪笑，哀求或者咒骂，这一切反映在他的脑海里，都成了西四什刹海的胡同里原汁原味的京片子。在凯旋门前的广场上，我们听到了呈现在他心里的声音，是北京站独一无二的钟

声——东方红。

导演给他的脸来了很多次特写。他没有皱眉，没有哭泣，更没有捶胸顿足，但是所有的人都看到了痛苦，看到了委屈。被表现出来的，有种在异国他乡的胆怯和陌生无助，但更多的，是面对发达国家的自惭形秽，以及念及故土时的无地自容。片尾有一个似疯非疯的中国乞丐，他被人从酒馆里拖出来的时候，在雨中大喊，“在这个操蛋地方，我们就他妈的是牛，是马，是畜生！”

无疑，这种表达方式是拙劣的，这个小制作只是导演在留学时代对自己的生活进行的纪实，以及一个直白的感情宣泄。真实，这就够了。

“你们当中有谁准备出国的，也要做好心理准备。这片子拍的是八十年代的事了，今天的情况当然有所好转，但是华人在那边受歧视是很正常的事了。”老师一边若无其事地给我们打预防针，一边换了 MTV 的盘，缓和压抑的气氛。大家谁也没有说话，想着灰茫茫的未来，沉浸在一种自怜和沮丧的情绪之中。出国是好的，我不想只在自己的城市里疯癫，我要跑得远远的，在陌生的土壤里重新生根发芽。我终究是要走的，我喜欢新的生活，哪怕做一个贱民，也要带着枷锁旁若无人的舞蹈。

下课的时候收到了朋友从慕尼黑发来的信和明信片。我去学校对面的麦当劳要了一个猪柳蛋汉堡，然后揣着信和汉堡跳上门口的 731 公共车，直奔东三环北路。在乘车的一个小时里，我读了好几遍她的信。

“在德国的中国人忒多，绝大部分是吃饱了撑得才来的。我真搞不懂那些大哥大叔们都小三十儿了，还来这儿学工程干吗呀。学的好也得六年才拿 Diplom(硕士学位)，况且这些大爷们连一句德语都不会讲。我都替他们愁……”

“我他妈的就算一个人没人说话，也不会混到这个在德国的华人圈子里去。都是些什么人呀，拷，被中介骗的一个语言签证就过来了，在这不会说话，也不好好学，大学进不去也没法儿续签，怎么办？扎堆

儿打牌混日子，等签证日期到了，提包儿走人。”

“总是做梦。梦到七月北海的火烧云，梦到天坛顶子的蓝映着天空的蓝，梦到小时候用筷子沾二锅头喝，梦到东四十条和平安大街……出门走到伊萨河畔，面对那些臭白人的冷漠和高傲。”

731 驶过了三元桥。我的肚子里盛着猪柳汉堡，脑子里装着她的乐与怒，过了那个满是地摊儿和盗版 VCD 的天桥，晕晕乎乎地走向亮马大厦，三层，又一天的简单重复开始了。

摇滚青年们

在 APS 的工作是没有双休日的。长时间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夹缝中生存，外教真应该给我这个学期的跨文化交际满分。但是自己，就像一只可怜的红薯，被冰水和沸水不停地轮番浇着，无法呼吸。

星期六的下午三点，我下班了。这个说法很好笑，因为我从来没有正式地上过什么班也根本不想让自己融入那个朝九晚五的人群。当然我并不是蔑视规律的生活，毕竟我也很害怕别人的临时约会，那总会让人措手不及。我守时守信只是很喜欢随性地做事，或者说，做一些在别人看来毫无意义的事，比如游走在城市里。

感谢亚运会，它让这个城市的路况有了极大的好转。这使得走路对我来说成了一种乐趣。耳朵里塞着 Hole(洞穴乐队)，Pearl Jam(珍珠酱乐队)这种极富节奏的 Grunge(脏式摇滚)乐队的声音，从佯装富贵的中关村走到乱七八糟的西直门，或者从东三环北路，取道三里屯的轻歌曼舞，东直门的饕餮，十条的市侩，从东单上长安街。

不过北京的夏天是不适合让人做城市游走族的。“下班”后，我去北影看了动画学院的动漫比赛现场，然后在北医三院附近的肯德基呆到八点。近期的生活让我感到自己需要一点安慰，于是天黑的时候我拿出

眉笔，描上浓重的眼影，化了一个很朋克的妆，走向我们——我是说，热爱新音乐的，有先锋精神的，大胆打破传统敢于创新的，有激情有思想的兄弟姐妹们——心爱的声场，那个地下音乐的天堂。那里有过无数次令人惊喜癫狂，甚至嚎叫喷血的热烈场面。灰野敬二（日本先锋音乐人）强大而有摧毁力的噪音吉他，舌头（新疆重型摇滚乐队）凶狠颠覆的怒吼和痉挛，外省青年知命或不知命的粗糙和弦加惨烈呻吟，挤在电影学院附近的这个小场子里，混杂着劣质啤酒、国产香烟和无政府主义梦想的鲜艳，吸引着我一次又一次地来，跟着抛洒锋芒的歌者乐手一道流血流泪，释放愤怒的或是激动的情绪，直到累得趴在地上不能动弹。我爱声场，它就是我的桃源，我的迷幻药，是我精神的厕所。我曾带着失落，沮丧，抑郁，彷徨，绝望等等灰色的情绪来了，它每一次都报我以尖叫和亢奋，它让我发狂。今天我相信它仍旧能够推倒我堆积的郁闷，只是它的全名，从未被人留意过的全名，让我突然地咯噔了一下，“莱茵河声场”，又是那要命的德国！

夜幕中的学院路容易让人沉醉于一种莫可名状的哀伤幻想，我坐在声场门口抽烟，跟认识的不认识的人点头，我们谁都不说话。看着打车来的铁托、乐手和局外人，我在想，妈的，如果我有一天开着 BMW（宝马）来看现场音乐，那会是一件多么牛 B 的事呀！

声场的大屏幕里放着 Pink Floyd（平克弗洛伊德乐队）在柏林墙废墟前那场不朽的演出。

九点半。吴虹飞还没有来。我在五分钟前惊讶而无奈地得知她和她的幸福大街是今晚的主唱。“艳情女科学家”，我喜欢她的洒脱和爆破力，但是讨厌她的自恋和做作。她在水木的 BBS 上发的文章我都看过，自恋，乖张，活像一个放荡的处女。她有一套特立独行的准则，根据该准则，她不被常人接受的恶毒，做作，卑贱和虚弱能够存在得合情合理且崇高伟大，当然，这只是指创作方面。她编织了一张极其精密的

网，每一个结都有与其相对的一首颂歌。

十点。沉默老实的吉他手和能言善辩的女主唱在几支无名朋克乐队暖场的叫嚣声中来了。耿放小心地把吉他立在墙边，转过来问：“蜜三刀呵？”

我看看台上那三个穿白色 T-shirt 的胖子，我从来没分清过他们谁是谁，“是呵，我上次问他们，‘你们怎么不叫驴打滚呀？’”大家都笑了。

鼻环，熊猫眼和鸡冠头满场乱窜，阿飞本分的牛仔裙和乐手们的文化衫显得很不合时宜。“你们打扮很朴素呀”！

我喝光了一瓶科罗娜，百无聊赖地问田坤。

“呵呵，是呀。那什么叫不朴素？”憨厚的鼓手没有主唱的刁钻。

“就是像‘秋天的虫子’那样的。”

我们都善意地笑，想到那几个东北汉子和一个浙江小姑娘及其夸张的造型，活脱脱临摹了日本视觉系，“要我奶奶看了，非得把跳大神的给请来不可。”不知谁说了一句。

又是笑。笑能代替很多语言无法表达的事，笑是一种很好的沟通。

那天晚上他们演了很多原来的歌，《女儿》，《小龙房间里的鱼》，《一只想变成橘子的苹果》，我认定它的创意是从 Smashing Pumpkins(碎瓜乐队)的 Apples + Oranges(橘子和苹果)来的。不过无论如何，现场的气氛是热烈的。阿飞在中文系没能学到现场的煽情技巧，同样的在过去的很多次现场她也没能学到。但他们很真实，就像在校园里看到的一样。

很多人说他们不是摇滚，因为他们没有诅咒(国内独立音乐人)嘶哑的咆哮，没有“挂在盒子上”(北京女子朋克乐队)愤怒的蹩脚英文。他们不像 sex pistols(性手枪乐队)那样反政府，也不像“反光镜”(中国乐队)那样无所事事。就连那些承认他们是摇滚的人，也要先给扣上一顶

死亡民谣的帽子。何必，都是新音乐。

十二点。我拿着一盒要来的 collection 在“四月”唯美的旋律中落荒而逃。临走时还有很多水木的学生挂着标签式的木讷表情给他们可爱的师姐或同学捧场。我必须走，否则看宿舍楼门的阿姨会让我像一个郁闷的情人，在林阴道徘徊到天明。

当我幸运地回到了我的两人间——其实应该是六人间，因为有一个同学出国了，两个同学同居了，还有一个同学回家了——我意识到自己迫切地需要温习一下今天的碎片，于是，困得睁不开眼的我从书包里摸索出来那盘小样，把它插进我不久之后就丢了的 Sony - walkman(随身听)里面，按了 play，我突然变得清醒。四月。

“我只有一个寒冷的夜晚，我只有一个无瑕的身体，你就是我的天哪，在我的四月无比下贱……”，她的声音是冷的，一种梦呓似的冰凉，诗的语言在凝结的空气中搔首弄姿，有着绝对缥缈的美丽。

张浅潜的冷是一种述说，Thom Yorke(收音机头乐队主唱)的冷是一种遁世的逃脱，但是幸福大街的冷是一种剖析自己之后，暧昧的疗伤。她的音乐，自恋得一塌糊涂。

低沉的吉他演绎出了黑夜，真空的黑夜，令人窒息的黑夜。主唱喃喃自语的声音像是被抽去了意识般的随性与随心。

“死亡是重新获得贞节的惟一途径”，放荡的处女和发了财的先锋派，我以为这就是吴虹飞描述的世界。她空洞地叙述着这一切，以一种安排好的空洞。背景杂乱的吉他和贝司的和弦勾勒出俗世庸庸碌碌的本质，一个回声像极了失贞女人慌乱的一步。

于是她呼唤着一个改变，呼唤着高潮。Dolores(洞穴乐队主唱)的声音是打碎一切勇往直前的，而 The Cranberries(卡百利乐队)主唱的声音更像是瘦削的一柱烟，有着无视旁物的超然。阿飞的声音是悲剧的绝佳演奏机器，她单薄的声线让关注音乐的耳朵早就预感到，经过一连

串凄美的高音呐喊，经过尖峰时刻跌宕起伏的不懈努力，她终究会重新跌入谷底，重新被夜湮没。

也许她要表达的就是一种这样的无奈，无奈的世界和无奈的呐喊。

她总是在真空中呐喊。

血花四溅

声场那个爆炸的夜晚过去了很久，它的碎片，余温和残存的 TNT 味道还荡漾在我温暖湿润的记忆中，它是美好的，是精致的，它脆弱易碎。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收藏在这种可恶的生活碰触不到的角落，然后转过身去微笑，面对着冷漠的宿舍和拥挤的公交车，面对着毫无科学性可言的等级考试和每天做工的五个小时，面对公证处人员的黑脸和学生处老师的龅牙，以及诸如此类的无数层出不穷的烦心事。我等待着，被挥来挥去的生活大锤无比壮烈地，砸成一枚八面玲珑的螺丝钉。

又一个星期五的时候他们说要献血，并强调是“义务献血”而不是“无偿献血”。早上八点，一个集团军的学生饿着肚子等待血液检查。在二层和三层会议厅之间的过道里，临时搭起了很多满是坑的桌子和简陋的医疗设施。昏暗的晨光透过肮脏的玻璃窗交织在满是血腥味的狭小空间内，我不知怎么回事突然想到了黑死病。

我无奈地伸出自己的左臂，让它尽量舒服地平放在凹凸不平的桌上。一个面无表情的护士粗暴地将它拽过去，狠狠地在上面勒了一根吊针用的橡皮管子。她捏了它几下，愣了一阵子，我知道我的血管很细。

接着她拿起一支针管，我希望那东西已经被消毒了，针头被用力地戳进了我的皮肤，我希望这个过程不要持续太久。但很不幸的，那护士似乎并没有确定我可怜的血管到底在哪里就盲目地将针头捅了进去。我把脸转到了一边，至少这样可以减少一点视觉上的刺激。

一分钟之后，橡皮筋被解开了，我以为我可以走了。“这只胳膊抽不出来，换右臂”，那个该死的护士像别人该了她的债似的不耐烦。有一种叫做不满的情绪在我的体内蔓延，敢情白扎人不要钱。我无奈地重复了上述动作，同样地伸了胳膊，同样转过了脑袋。这一次我感到那枚细小的针头肆无忌惮地在自己的皮下组织内横行，它在错误地戳死了无数肌肉细胞之后终于抽出了难能可贵的5ml静脉血。

当我无比痛苦地端着我的两支胳膊站起来的时候，我听见身后一个文学青年样的女生对她的朋友说“哇赛，简直像兽医”，我突然有一种说操的冲动。这些家伙，连作服务业的基本责任心和敬业精神都无从谈起。我们是公民吗？公民的权利在哪里。

面包会有的，珍爱生命的人是要飞走的，不能说我们不爱国，只是我们更需要人一样的生活。

我领了学校发的五块钱的早餐，对自己说你也并不是那么行而上的，便将它们吃得精光。一个小时后当我还在厕所的时候，辅导员打来电话说下午两点在五百人会议厅抽血。

正午的阳光被会议厅宽大的天鹅绒窗帘关在外面，无孔不入的热气钻进来，在寂静中翻滚。抽血的地点，在主席台上，准确地说，那是一个舞台。

被洗得退了色的蓝色幕布遮不住不洁的场景，舞台上横七竖八的医疗设施看起来很像垃圾堆。十个所谓的医生，拽着十个献血的学生，用牙签粗的针头从他们的体内粗暴地取血。直射的，反射的灯光从很高很高的地方追击过来，它砸痛了我的头。我仰起脸，自虐地享受高强度的光线对视网膜的刺激，这灯光会显得人的身体很白。舞台上很安静，针头和输血管没有表情，血腥的气息没有表情，内心的哭泣也没有表情。充血的人群东倒西歪在我的身边，我站在舞台中央，绷直了身体，又一次仰起了脸，炫目的光在我的眼前疯狂地旋转，木质的地板和蓝色的幕

布转成一个彩色的漩涡，光圈越来越小，转速越来越快，整个世界被转成了一片 LSD，我想知道自己在哪里……城市的边缘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洞。这是什么城市？我从未曾见过。一排排低矮的平房，在火焰一样的夕阳下燃烧着，泛着无比灿烂的橙色。大地在无声地喘息着，颤抖着，一望无际的平房堆，像在海面上颠簸，我站在那个黄昏的十字路口，像在摇篮里一样的被晃动着，不由自主地。人们在恐惧中嚎啕大哭，没有内容地喊叫着，他们奔向那个方向，那个黑洞的方向。地摇摆得越来越厉害，它变得很热，岩浆漫到了我的脚下。人们拼命地奔跑，企图在这个世界毁灭的最后一刻，爬进那个黑暗，那个所谓的诺亚方舟。黑洞悬在空中，人们彼此践踏着推搡着，或是将更多的人从那里拖出来踢出去。我突然很害怕，我的爸爸妈妈在哪里？他们在哪里呀？我跑在人群的最后面，东张西望地寻觅着他们。啊？那不是我初中的同学吗？他叫什么来着？他怎么会在这儿？我找不到我的家人，我在眩晕中重重地倒在地上。我匍匐着，抬起头看到远方的诺亚方舟之门缓缓地闭上，却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安全和惬意。一切在瞬间变得平静，一个声音通过大喇叭，就是七十年代县城车站的那种大喇叭，告诉所有的人，新纪元已经来到，黑洞是一个骗局，那是通向死亡的独木桥……

“下一个同学！”我的迷幻情绪被突然地终止。一个表情木然的医生招呼我过去。我躺到了一张破了很多洞的椅子上，同样表情木然地仰着脸，无奈地伸出我的右手，像极了一只行将就木的老猫。我听到血液在体内流动的声音，想到了 the Cure(治疗乐队)的 blood flower(血花)，我很希望血溅的花朵它是我的表情，我希望空中能出现血色的雨，我希望能倒在自己的血泊中，如果我将失去知觉，如果我能离开，如果我能重归死亡……

后来有人说，我们的血被收起来集中提炼，给某些人作补品。